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
第九回 觀察公討銀翻臉 布政使署缺傷心

話說陶子堯接到姊夫的回電，拆出開一看，上面寫的是：「上峰不允購辦機器。婉商務退款二萬，悉數交王觀察收。」陶子堯不等看完，兩手已經氣得冰冷，眼睛直勾勾的，坐在那裡一聲也不言語。停了一會子說道：「這是我的『釘封文書』到了！」其時陶子堯還在蘭芬家同新嫂嫂一塊兒吃飯。管家送電報來，是電報局已經翻好了來的。陶子堯看完之後，做出這個樣子，大家都猜一定報上有了甚麼話句。虧得新嫂嫂心定，仍舊吃他的飯。等把一碗飯爬完，才慢慢的問：「到底那哼？」陶子堯也不便告訴他，但說得一句「是催我回去」的話。新嫂嫂心上明白，也不再問。陶子堯便問：「魏翻仞住在那裡？」新嫂嫂說：「耐篤一淘出，一淘進，俚格住處，耐有哈勿曉得格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我同他是台面上認得的，其實沒有到過他家。」管家插嘴道：「上海的這些露天捐客真正不少，錢到了他們手裡，再要他挖出來可是煩難。老爺又不認得他，怎麼會托他辦事情？」陶子堯罵道：「忘八蛋！放屁！你懂得什麼！」管家不敢做聲。新嫂嫂連忙改口道：「魏老格人倒是划一不二格，托他俚事體俚總歸搭倪辦到格。機器退勿脫，格是外國人格事體，關俚啥事。」陶子堯也不答應，穿馬褂，拔起腳來要走，新嫂嫂問他：「到啥場化去？」說：「到棧裡去。」新嫂嫂明知留也無益，任其揚長而去。（釘封文書：清時遞送處決囚犯的緊要公文。）

陶子堯回棧未久，頭一個是魏翻仞來找他，道：「五科已把這話同洋人商量過。洋人大不答應，說打過合同如何可以懊悔的。就是這會子把已經付過的一萬一千統通改做罰款，他亦不要，一定要你出貨。子翁，你得詳細細細把這情形寫個稟帖給撫台，也免得你為難。將來鬧出事情，打起官司，總是你山東巡撫派來的人。」陶子堯聽了，正在滿腹躊躇，無話可答，忽見管家拿進一封信來，說是長春棧二□一號，山東候補道王大人差人送來的，立候回音。陶子堯聽了王大人三個字，又是一呆。連忙把信拆開來一看，就是剛才他姊夫來的電報上所說王觀察了。王觀察信上言明是奉了東撫之命，前往東洋考察學務。到了上海又接電報，叫他順便考察農、工、商諸事，添派四個委員，大小□幾個學生。因此就叫他向委員手裡討回那二萬銀子做盤川。亦是今天接到電報，所以特為寫信前來通知。如果銀子現成，他就立刻派人來取。

陶子堯不看則已，看了之時，急的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心裡想：「這洋人非但不肯退，而且還要逼後頭的。那裡王觀察又是山東撫憲派來的，叫他來討，就是洋人肯退銀子，只有一萬一，那九千已經被我用的九成多了。無論如何，二萬的數目總不能歸原，叫我心上如何不急！但恨沒有地洞，如有地洞，我早已鑽進去了。」他一面想，只是不言語。管家站在一旁等回信，也不敢說甚麼。

當下還是魏翻仞等的不耐煩，說：「人家問你討回音，我怎麼講？」一句話提醒陶子堯，立刻翻出信箋要寫回信。忽然想起王觀察是本省上司，論規矩應得寫張夾單稟復他才是。他本是做文案出身，這些款式是懂得的。無奈心緒不寧，提起筆來，寫不上半行，不是脫落字，就是寫錯字，一連換了五張紅單帖，始終未曾寫滿三行，把他急的頭上汗珠子有黃豆大，無如總是寫不好。後來還虧魏翻仞替他出主意，說：「王觀察乃子翁的本省上司，他既然到這裡，你總得去拜他一趟，今日且不必寫回信，只拿個片子交給來人，叫他先回去言語一聲，說你子翁明天過來一切面談。」陶子堯正愁著這封回信無從著筆，聽了此言，連說「有理……」，立刻自己從護書裡找出一張小字官銜名片交代管家，叫他出去告訴來人，托他回轉去稟大人，說大人的來信收到，明天一早過來請安，還有許多下情，須得明天面稟。管家拿了銜片自去交代不題。

（夾單：夾在手本裡信函，指那些下級向上級官員報告事情，在公事之外或不便於寫在手本裡的事。）

這裡魏翻仞便問他：「這事到底怎樣辦？」陶子堯道：「翻翁，外國人那一邊，總得叫他能夠退才好。」魏翻仞道：「子翁，我們都是自家兄弟，有些事情你雖然沒有告訴我，我豈有不知道的。」陶子堯一聽這話，臉上一紅，知道各事瞞他不過，不妨同他實說，或者有個商量，便說：「我現在好比駱駝擱在橋板上，兩頭無著落。你總得替我想個方法才好。」魏翻仞道：「依我看起來，這機器還是不退的好。」陶子堯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魏翻仞道：「你子翁帶來的錢，同你在上海化消的錢，我心裡都有個數。洋人那裡的錢就是退不掉，還算你因公受過，上司跟前不至於有什麼大責罰的。倒是你自己化消的錢如何報銷？我同你做了知己朋友，總得替你籌算籌算。」陶子堯道：「多承費心。兄弟一時沒有了把握，虧空了公項，倘若追起這筆銀子來，怎麼辦呢？」魏翻仞道：「我早替你想到一條主意了。」陶子堯忙問：「甚麼主意？」魏翻仞道：「現在機器是萬萬退不得的！退了機器，你沒有生發了。洋人那裡，但憑五科一句話，要退便退！現在老實對你說，是我替你抗住不退。你明天見了王觀察，只說機器的事，一到上海就同洋人打好合同，索性多說些，二萬二的機器，樂得說他四萬銀子。二萬不夠，又托朋友在莊上借了二萬。價錢統通付清，機器不日可到。洋人那邊是萬萬不肯退的。現在既然山東來電一定要退，只好請訟師同他打官司。倘若打不贏外國人，你這機器本不要退，這筆訟費至少也得幾千兩，還有別的费用，也只好由你報銷。況且王觀察面前也有得推托，叫他不至於來逼你。你說這話好不好？」陶子堯連稱「妙計……」。又說：「我上次發去的電報，早稟明二萬不夠，還要請上頭髮款，這話是埋過根的。」

魏翻仞道：「但是一件，這外國律師你是一定要請一位的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我沒有熟人，那裡去請？」魏翻仞說：「有我，這裡頭我都有熟人。我此刻就替你去請一位，明天上半天把事辦好回來，你再去見王道台。他見你打官司，這事情是真的了，他一定不好再來逼你。騰出空來，我們再想別的法子。」陶子堯道：「如此，就請你費心罷。」魏翻仞道：「你這回請訟師不過面子帳，用不著他替你著力。我們知己人，能夠省一個，樂得省一個。」魏翻仞一面說，一面掐指一算，說道：「這事總得上回把堂，好遮遮人家的耳目。你先拿五百銀子出來，我請個朋友替你去包辦下來。你說可好？」陶子堯聽了，楞了一回道：「要這些錢麼？」魏翻仞道：「同你說面子帳。如若要他出力，只怕二三千還不夠哩！」

陶子堯自己估量：「一共總只剩得七百幾□兩銀子，還有二百多塊錢的鈔票。如今又去五百。照此情形，山東不見得再有匯來，倘若用完，叫我指著什麼呢？」想了好半天，只得據實告訴了魏翻仞，托他想法子同訟師商量，先付若干，其餘的打完官司再付。魏翻仞聽了無法，於是叫他先付三百。後來講來講去，陶子堯只肯先付二百。魏翻仞無奈，只得拿了就走。出得門來，先去通知了仇五科。仇五科道：「翻仞哥，又有點小進項了。」魏翻仞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們天天在四馬路混的是那一項呢？」五科一笑無言。

魏翻仞出來，到一家熟錢莊上，把銀子划出五□兩。找到一個訟師公館，先會見翻譯。彼此都是熟人，把手腳做好，然後翻譯走到公事房裡，一五一□的告訴了訟師。訟師答應立刻先替他寫兩封外國信：一封是給仇五科的洋東，說要退機器的話；一封上給新衙門的，等陶子堯稟帖寫好，一塊送進去。魏翻仞見事辦妥，把銀子交代清楚，然後袖了這封信回來見陶子堯。其時陶子堯稟帖稿子已經打好，是報告家人陶升出名，告的是「仇五科代辦機器，浮開花名，不照原帳，意圖侵蝕，懇請飭退」一派的話。魏翻仞道：「這條倒是虧你想的。可巧那篇到外洋定機器的帳，都是五科一手寫出來的。若照你那篇原帳，只有幾個總名字，寫得不清不爽，只怕走遍地球出沒處去辦。不料五科為朋友要好，如今倒被人家拿做了把柄。」陶子堯道：「我何曾要同他打官司。不過是無事要生發點事情出來，別的話說不上去，只有這條還說得過。」魏翻仞道：「這詞訟一門，不料子翁倒是行家。」陶子堯道：「小弟才到山左的時候，本學過三年刑名。後來家父常說：『凡做刑名的人，總要作孽。』所以小弟改行，才入了這仕宦一途。」魏翻仞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倒失敬了。」當下稟稿看過，沒甚改動。陶子堯立刻寫好，隨了外國訟師的信，一塊兒拿帖子送了進去，接到回片方才放心。

（新衙門：指公共租界裡的審判機關會審公廨。廨，是舊時官吏辦公的地方。）

（抱告：打官司時委托親屬或僕役代理出庭。）

次日一早，就到長春棧二□一號去見王道台。這天穿的衣裳，照例是行裝打扮，雇了一輛轎子馬車，拉到長春棧門口，管家先

進去投手本。王道台正在那裡會客，一見是他，便說了聲「請」，吩咐跟班的引他到別的屋裡坐一會。跟班會意，把陶子堯請了進來，同他到隨員周老爺屋裡坐下。不多一刻，王道台送客回來，趕到這邊相見。陶子堯雖久在山東，同王道台卻是從未謀面，見面之下，少不得磕頭請安。王道台曉得他是撫台特識的人，不好怠慢於他，還說了許多仰慕的話。陶子堯忙回：「卑職一直是在洋務局裡當差，沒有伺候過在人。今番大人來在上海，卑職沒有預先得信，所以來的遲了。今日特地前來稟安請罪。」王道台道：「說那裡話！」彼此言來語去，慢慢說到退機器、划銀子的話。王道台道：「兄弟這回出來，本來是奉了別的差使，到了上海接著電報，才曉得還要到東洋去走一趟，所以出省的時候沒有帶甚麼錢。後來打電報去請上頭髮款，接到回電，才曉得老兄那裡有這筆銀子，所以昨天寫信通知老兄。這款想是現成的，只等老兄回信，兄弟就派人來領。現在老兄又要自己過來，實在勞駕得很。」陶子堯道：「為了這事，卑職正在為難。曉得大人來到這裡，本應該過來稟安，二來還求大人教訓，好替卑職作一個主。卑職雖然沒有到省，然而當的是山東差使，大人就是卑職的親臨上司一樣，所以一切總要求大人指教。」

王道台聽了摸不著頭腦，只得隨口應酬了兩句。後來又問：「這銀子幾時好划？」陶子堯方說道：「上頭髮款二萬兩，差卑職到上海辦機器。一到上海，就與洋行訂好合同，約摸機器不到一月一定運到。款項不夠，已由卑職出名，向莊上借銀子二萬兩墊付。不料諸事辦妥，上頭又打電報來，叫把機器退掉，銀子要回。洋行的規矩大人是曉得的，訂了合同，如何翻悔得來。但是卑職既經奉了上頭的電諭，也不敢不遵辦。同洋行說過幾次，說不明白，只好請訟師同他打官司。稟帖是昨兒晚上進去的。將來新衙門還得求大人去關照一聲，叫他替咱們出把力，好教卑職將來可以銷差。」說罷，又站起來請了一個安，說了聲「大人栽培」。王道台聽了他話，也不好說甚麼，於是敷衍了幾句，端茶送客。少不得次日出門，順便到高升棧，過門飛片謝步。照例擋駕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陶子堯自從見過王道台，滿心歡喜，以為現在我可把他搪塞住了，關了這道門，免他向我討錢，再想別的法子。自此每日仍到新嫂嫂那裡鬼混。他們的事情，新嫂嫂都已明白，樂得再用他兩個。後來陶子堯把錢用完，便去同魏翻仞商量，托他向莊上借一二千。魏翻仞起先不肯，後來想到他這事情，鬧到後來，不怕山東巡撫不拿錢來替他贖身。主意打定，雖不能如他的意，也借與他好幾百兩銀子。陶子堯異常感激。新嫂嫂一邊，魏翻仞還不時要去賣情，說：「陶大人沒有錢用，山東不匯下來，都是我借給他。」好叫新嫂嫂見好。自從新嫂嫂敲到了陶子堯的竹杠，不是剪兩件衣料，就是順便叫裁縫做件把衣裳，不收他的錢，好補補他的情。更兼魏翻仞或是碰和，或假稱出門匆促，未曾帶得洋錢，時常一二□、三四□，到新嫂嫂手裡借用。連借了幾次，也有一百多塊錢，始終未曾還得分文。新嫂嫂卻也不肯向他討取。這些事不但陶子堯一直未曾知道，而且還拿他當作朋友看待，真正可笑。

閑話休題。再說王道台因見陶子堯那裡的錢不能划到，他這裡出洋又等錢用，只有仍打電報到山東去。其時撫台請病假，各事都由藩司代拆代行，接到了這個電報，便打一個回電給陶子堯，說他不肯退機器，不會辦事，著實將他申飭兩句，一定要退掉機器。陶子堯雖有魏翻仞代出主意，究竟本省上司的言語，不敢違拗，因此甚是為難。同時那個藩台又復一個電報給王道台，叫他仍向陶委員划付。王道台無奈，只得又拿片子前去請他商議此事。陶子堯滿肚皮懷著鬼胎，只好前去稟見。這幾天頭裡，他的事情王道台已經訪著了一大半。只因王道台的隨員周老爺是山西太原府人，同前頭陶子堯存放銀子的那家票號裡的老板是嫡親同鄉。周老爺到得這裡拜望同鄉，這票號裡的老板很同他來往，曉得山東有電報叫王道台向陶子堯手裡付銀子，陶子堯付不出，他就把這裡事情，原原本本，一齊告訴了周老爺。周老爺回來，亦就一五一□的通知與王道台。王道台無奈，只好請了他來當面問過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

這日見面之下，王道台取出電報來與他看。陶子堯一口咬定：「銀子四萬，通通付出。帶來的不夠，在莊上又借了兩萬。現在卑職手裡實在分文沒有。就是請訟師打官司，還得另外張羅，總求大人原諒。大人如果有信到山東，還求大人把卑職為難情形代為表白幾句，那是感激不盡！」王道台雖然已經曉得他的底細，聽了這話，不便將他說破，只些微露點口氣，說：「洋人那裡，吾兄是何等精明，斷乎不會全數付他。已經付出的呢，兄弟也不說不講情理的話。退與不退，自然等到打完官司再講。但是兄弟還有一句公道話：我們出來做官，所為何事？況且子翁來到上海，自然有些用度，倘若還有錢沒有付出，子翁不能不自留兩千，預備正用。兄弟這裡，或者先付五六千。一來兄弟同老兄的事，上頭也有了交代，其餘不足的，兄弟自然再打電報向上頭去要，決計不來逼吾兄。吾兄看此事可好如此辦法？」陶子堯只是一口咬定沒有存錢。

王道台本來也正想銀子使用，齊巧派了這個差使，有二萬兩撥給他，他如何不拚命的追？況且已經探實陶子堯的細底，如何肯將他放鬆？便道：「這注銀子是上頭叫兄弟討的，既然老哥沒有，須得給兄弟一個憑據，我也好回復上頭，請上頭匯款下來。」陶子堯道：「卑職回去就具個稟帖過來，大人好據著卑職的稟帖回復上頭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不但這個，吾兄付款出去總有收條，這個收條一定是洋字。兄弟這邊因為出洋，才找到一位翻譯，吾兄回來可把這個收條帶了過來，由兄弟叫翻譯替你翻好，寫一分寄到上頭去。並不是不放心吾兄，向吾兄要收條，為的是有了實憑實據，銀子實實在在付給洋人，上頭看見，也不好再叫兄弟前來逼逼吾兄。吾兄以為何如？兄弟這裡翻譯是現成的，免得吾兄出去找人，又要化錢。」

陶子堯一聽王道台問他要收條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怕要弄僵，忙回道：「收條本來是有的。但是因為銀子不夠，向人家借墊，人家不相信，暫時只得將合同收條抵押在那個人家，並不在卑職手頭。現在大人要看，須得卑職先去說起來看。」王道台道：「並不是我要頂真，為的是大家洗清身子。既然押在人家，亦不妨事，我叫翻譯跟了老兄同去，就在那個人家取出來一看，翻他一張底子帶了回來，豈不甚便？」陶子堯道：「這事總得卑職先去通知一聲，叫那人家把東西拿在手頭，然後卑職再來同了翻譯前去，免得耽誤時刻。」王道台見他總是一味推諉，也不值再逼他，便乃一笑，端茶送客。

過了兩三日，王道台見他竟無回音，便差了周老爺同了翻譯前去拜他，討他的回信。倘若已與前途說妥，就叫翻譯立刻翻好帶了回來，因為立等寄信山東，免得耽誤時刻。誰知一連去了三次，總是未曾見面，亦不見他前來回拜，把個王道台氣的了不得，說他靠了誰的勢，連我都不在他眼睛裡，跟手寫了一封信，居然擺出上司的款來，很拿他申飭幾句，還說甚麼：「老兄在這裡辦的事，兄弟統通知道，不過因與令姊丈是同官同寅，處處顧全面子。現在反將我一片好心當作了歹意。既然不肯賜教，兄弟也只得據實稟復上頭，將來休要怪弟不留面情！」痛痛快快的寫了一封信，送到棧裡。管家見是王道台來的要信，立刻到小陸蘭芬家，找到主人，把信呈上。陶子堯看了，著實有點耽心，愁眉不展，茶飯無心。新嫂嫂見了問問他，雖說是一味支吾，然而已經猜六七，便說：「有甚為難之事，魏老主意極多，外面人頭也熟，何不請他前來商量商量？」一句話把陶子堯提醒，立刻寫了一個票頭，差相幫去請，堂子裡請不著，後來還是新嫂嫂差了一個小大姐，在六馬路他的姘頭大姐老三小房子裡找著的，一同同到同慶里。魏翻仞便問何事。此時陶子堯早拿他當自己人看待，便也不去瞞他，把王道台的信取了出來與他觀看，同他商量辦法。

魏翻仞道：「這事須得同五科商量。我想除掉借洋人的勢力克伏他，是沒有第二個法子。」說完，便約了陶子堯一同去見仇五科，告訴他王道台情形。仇五科道：「這事須得請洋東即刻打個電報到山東，托他們的總督向山東撫台說話，就說：『定了機器，無故要退，商人吃虧不起。委員已經同我們打官司，他們山東官場上又派甚麼姓王的道台來到這裡提錢。我們的招牌已經被他們鬧壞了，以後不能做生意。現在非但不准他退生意，而且還要山東撫台賠我們的招牌。』照此電報打去，外國的總督沒有不幫著自己商人的。如此做去，陶子堯，包你的機器一定辦得成，敲開板壁說亮話：合同打好再由你退，我們行裡只好替你們白忙，生意也不要做了。陶子堯，你去同王道台說，叫他不要來逼你；他再來逼你，叫他提防些，我要出他的花樣。上海地方還輪不著他海外哩。」陶子堯聽了，千多萬謝。跟手魏翻仞替他出主意，叫他同仇五科另外訂了一張定辦四萬銀子機器的假合同，寫好兩分，兩人簽過字，一人拿著一張，預備將來真果打官司，好呈上去做憑據。仇五科也叫陶子堯另外寫了一張借銀二萬，即以訂辦機器合同作抵的字據，連合同交給魏翻仞收好。

（海外：原為管不著的地方，這裡比喻為霸道。）

此時，陶子堯拿魏嗣初真當作自己人看待，以為他辦的事真是千妥萬當，異常放心，不在話下。等到陶子堯去後，仇五科果然把此事始末根由，又編上許多假話，告訴了本行洋東，請洋東打個電報給本國總督，請他照會山東巡撫。總督得了電報，果然外國的官專以保商為重，不比中國官場是專門凌虐商人的，一個電報打過去，除了機器四萬不能退還分文外，還要索賠四萬。山東撫台得了這個電報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！

且說其時原委陶子堯辦機器的那位巡撫，前因抱病請假，一切公事，奏明由藩司代拆代行。等到假滿，病仍未痊，只好奏請開缺。朝廷允准，立刻放人，就命本省藩司先行署理。這藩司姓胡名鯉圖，乃是陝西人氏。早年由兩榜出身，欽用榜下知縣，吏部掣簽，分發湖廣。到任不多兩年，就補得一個實缺。不料那年地方上民、教不和，打死一個洋人，鬧出事來。上司說他辦理不善，先拿他撤任，後來附片進去，又將他革職。後來好容易投效軍營，開復原官，又歷保至知府放缺。為了一樁甚麼交涉案件，得罪了外國人。外國人稟了外國公使，本國公使告訴了總理衙門，行文下來，又拿他開缺，把他氣的了不得。後來又走了門路，湊巧那年鬧「拳匪」，殺洋人，山西撫台把他咨調過去辦團練。等到和局告成，懲辦罪魁，換了巡撫。後任雖未查出他縱團仇教的真憑實據，然而為他是前任的紅人，就借了一樁別的事情，將他奏參，降三級調用。他名心未死，竭力張羅，於秦、晉賑捐案內，捐復原官，加捐道台。幸喜折扣便宜，化錢有限，又把家裡的老本一齊搬了出來，報效國家二萬銀子，就有人保荐他奉旨記名簡放，並交部帶領引見。他就立刻進京，又走了老公的門路。吃虧化的錢不多，不能望得好缺，就放了山東兗沂曹濟道，是個苦缺。到任之後，因在內地，洋人來的不多，遂得平安無事。然而為了不知那一國的教士，要在這兗州府一個地方買地建立教堂，與鄉人議價不合，教士告訴本道。胡鯉圖非但不辦鄉下人，而且反勸教士多出兩個。教士大動其氣，進省告知巡撫。雖沒甚大過處，巡撫曾將他申飭一番。因此他生平做官，屢次翻筋斗，都是為了洋人的事。幸喜聖眷極優，不到兩年，升運司，升臬司，仍舊做到山東藩司，不與洋人交涉，宦途甚覺順利。目今因本省巡撫告病，奉旨就叫他升署。未曾升署之前，因為撫台請假，照例是他代拆代行。接到陶子堯來電，稟請添撥款項。他生平最怕與洋人交涉，忽然發了一個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念頭，立刻就打電報叫陶子堯停辦機器，要問銀子，立刻回省銷差。又叫王道台幫著討回此款。卻想不到因此一番舉動，卻生出無數是非，非但銀子不能討還，而且還受外國人許多閑話。畢竟是他不識外情，不諳交涉之故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這日正是他接印日期，一早起來，把他興頭的了不得。辰正三刻，擺齊全副執事，親到撫院大堂拜受印信並王命旗牌。升座之後，便有司、道各官上來參堂，從前雖是同寅，現在卻做了下僚子。一時接印禮成。其餘照例議注，不用細述。只因撫台尚未遷出，所以署院只好將印信帶回自己藩司衙門辦事。當下胡鯉圖胡大人才回得衙門，便有合城官員拿著手本前來稟賀。胡大人只命把司、道請進，行禮之後，彼此閑談。正說得高興時候，忽見巡捕官送進一個洋文電報來，說是膠州打來的。胡大人一聽，不覺心上陡然一驚，忙叫翻譯翻出，原來正是不准陶子堯退機器，並叫山東官場再賠四萬銀子的那個電報。胡大人看過，登時嚇得面孔如白紙一般。歇了半天，才說道：「我想不到我的運氣就怎們壞！我走到那裡，外國人跟到我那裡！總算做了半年揚州運司，八個月的湖北臬司，算沒有同他來往，省得多少氣惱，就是在藩司任上也好。怎麼一署巡撫，他就跟著屁股趕來！偏偏是今天接印，他今天就同我倒蛋，叫我一天安穩日子都不能過！真正不知道是我那一門的七世仇寇，八世冤家！照這樣的官，真正我一天也不要做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咳聲嘆氣不止。

（王命旗牌：清政府把寫有「令」字的藍旗和圓牌，授給督、撫、提、鎮，代表王命，可以立即處決囚犯。）

（臬司：指按察司，主管刑名案件。）

署藩台勸道：「陶某人辦機器的事情也長遠了。」其時，洋務局的老總，就是陶子堯的姊夫也正在座，署藩台便道：「某翁，陶某人是你令親，還是你打個電報給他，叫他把事情早點弄好回來，免得大人操心。」陶子堯的姊夫道：「當初我早曉得他不能辦事，果然鬧的不好。當初原是他上條陳，前院忽然賞識起來，就派他這個差使。真真年輕不能辦事！」胡大人道：「你也不必埋怨他，這都是我兄弟命裡所招。兄弟自從縣令起家，直到如今，為了洋人，不知道害我化了多少冤枉錢，叫我走了多少冤枉路，吃了多少苦頭！我走到東，他跟到東，我走到西，他跟到西，真正是我命裡所招。看來這把椅子又要叫我坐不長遠了！」他正說得傷心，忽見巡捕官又拿著一個電的來回，說外務中來的電報，胡大人這一驚更非同小可！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